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

同治五年。丙寅。三月。庚申。總理各國事

衙門前於同治元年。與俄國公使議定陸路通商章程。聲明試行三年。或俄國中國有欲更改之處。應於六箇月內照會等語。此項章程。計自同治元年二月開辦起。至四年二月止。已屆三年期滿。曾於上年二月十九日。據俄使照會請刪改。旋將條款開送前來。並由臣等亦於中國稅課商情最奪利弊。酌改數條。會商去後。所有彼此議改各節。曾經往返照會。並屢次晤商。迄今一年有餘。尚未議定。臣等查議立俄國陸路通商章程。當時殫心竭慮者。總以限

制通商。防範侵越為要務。自開辦以來。於內地情形。尚無窒礙。惟條款內既有試行三年之語。自未便拒其議改。此次俄使欽述多款。跡涉要求。大旨約有數端。一欲於章程內張家口酌留貨物十分之二。請改為不拘成數。一欲於天津所納復進口半稅。請改為免其徵收。並請將條款內蒙古邊界貿易小本營生一節刪去。其蒙古地方未銷之貨。盡運內地售賣。總計數端。其意大要以在張家口任意通商為最重。臣等詳加酌覈。張家口近接京畿。非邊界地方可比。設如該使所請。不但於中國商稅均有妨礙。且恐俄商囤積貨物。聚人漸多。其患尤宜豫防。上年往返爭執。

相持未決。本年該使復來照會。其意益堅。臣等見其勢不可遏。因擬令俄商運貨在恰克圖納稅領照。其欲赴蒙古地方貿易。即於恰克圖收稅處所豫先指定。庶在邊卡限制。不使滋蔓內地。較為妥協。乃會商多次。該使堅執不從。迨經多方辯駁。始據該使允將張家口不拘貨數各節。展緩二年內從容妥議。其刪去小本營生。及天津免納子稅二事。仍力爭照辦。臣等伏思刪去小本營生字樣。則俄商貨色人數。均無限制。殊多關礙。惟天津免納子稅一層。雖於稅課稍減。而於地方情形。尚無流弊。且他國販土貨出口。僅納一正稅。惟俄商出口。於納正稅之外。復納子稅。是

同一出口。而俄商納稅獨重。似亦未免向隅。當經臣等備給照會。令將小本營生一節。一併緩商。以便徐圖挽回。其天津免復進口子稅。即經給與照覆。定期開辦。一面行文三口通商大臣。自本年三月初一日起。將俄商在天津應納復進口半稅停止。其正稅仍照舊徵收。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正繕摺間。復接俄國使臣照會。仍將前項展緩商辦各條。請為會議妥商辦理。除俟辦有端倪。再行詳細具陳外。理合先行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本國住京大臣與貴王大臣議定俄國陸路通商章程當時因未能豫知以後各情故第二十條有此新定章程以試行三年為限等語當通行之始已有不便貿易數事經本國商人懇求更改在案本國欲俟三年期滿待未善之處盡行明露再行更定按本月已滿三年之期本大臣更改數端頗為平允亦符阜商惠民之意擬數日間奉達貴王大臣共相商定且此三年之久及早年各國未經通商獨准俄商在中國貿易未聞該商曾經滋生事端致

貴國有指斥之事。甚為本大臣所樂道。是以將來章程。如於
國家無利。及稽查等項。並無關緊。反於商人不便者截去數
端。不但於通商有益。商賈既便。貨殖日豐。和好亦因之愈
固矣。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大臣來文。以俄國陸路通商章程。試行
三年為限。貴大臣欲於商人不便者。截去數端等因。前來。
查中國與貴國所定陸路通商章程。今貴大臣既言有與
俄商不便之處。本王大臣查與中國商人。亦有稍礙之處。
自當會商辦理。總期於兩國商情。均屬有益。查來文務與

國家利益。及稽查稅項。均無關繫。擇日與貴大臣會商可也。

為此照會。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陸路通商章程。於商情不便。應改之處。另錄新章送閱。如舊章第四款。內載俄商路經張家口。按照運津之貨總數。酌留十分之二。於口銷售。其餘貨物均應運赴天津等語。查俄商陸運本國貨物前往中國。乃係張家口較天津為近。如欲往內地通商馬頭地方貿易。遇有離口甚近。離津較遠之處。乃必先令至津。方准前往。以致先已至津。又行回口。然後前往。該商未免紆途受累。此譬如他

商先至上海。酌留十分之二。其餘悉赴天津。從津仍回上海。方准運入內地也。其水路通商進口者。以在第一海關交稅為便。其陸路通商者。亦應在第一口交稅為妥。今本國通商張家口為第一關。又係華商運貨進口。皆至此納稅銷售。俄商何以未能一律辦理。第十款內。俄商在他口販買土貨。運津回國。除在他口按照各國總例。交納稅餉外。其赴天津應納一復進口稅等語。查他國販買土貨。由水路出口。僅納一正稅。並不重徵。今俄商由陸路販買土貨出口。應納正子稅各一。是同一出口。而俄商納稅獨重。未免向隅。況陸路駝馬腳價。於華民則有利。於俄商則多

費。更覺較苦。本大臣擬除該商從張家口至恰克圖。已經
將貨銷售。無庸給還復進口稅外。如將全貨回國。復有全
到憑據。應將所交復進口稅給還。方為平允。其餘擬改各
條。不過為兩國官員藉免各種爭端。及商民免致妨礙。而
已。嗣接貴王大臣擬改新章。首言為敦和好。而觀其所改。
殊不盡然。查兩國慎守封疆之道。惟兩國邊界之民利益
相聯。兩國和好。方能益形堅固。若法令多所禁止。或減其
資用。殊與此理相悖。請觀在昔最

聖明之

聖祖仁皇帝。於二十八年立定和約。第六款內。有准許俄國商民。

如有執照。任便往來各處貿易。中國商民前往俄國亦可。豈不以兩國人民。必須如此。方能永久和睦。本國之意。亦願邊界陸路通商。累年增盛。接閱貴王大臣擬改新章。本大臣為敦兩國和好而免爭辯。未肯備文逐條分剖。但擬面商可以成事。乃自會議以來。五月之久。迄未定局。日前本國來文。詰以遲延之故。本大臣無言回覆。查本大臣所擬更改之處。並無過當。於北京和約先年和約諸書。皆有退讓。貴王大臣所言張家口酌留貨物。不拘成數一節。現今難辦。允將十分之二。改為十分之四。議免天津復進口稅。本大臣亦將張家口不拘成數一事相讓。第恐於本國

飭屬有違。擬將第二款小本營生一節刪去。蒙古地方。祇有零星買賣。並無富商大賈。必限定數目。該地方官恐即借此挾制。易起爭端。本國自定和約以來。許華商前往邊疆各省。任便貿易。不納稅。並不分本銀多寡。本大臣自揣去此一節。無甚妨礙。料無不允之理。貴王大臣竟爲不然。本大臣恐本國詰責。亦未敢相從。今勢出無法。先行照會。以明所改章程出自本國之意。內張家口一條。尤爲緊要。並申明所改之處。於累年和約所准。尚有不及。而和約所載利益數處。至今該商並未蒙其利。即希照覆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擬將第二款小本營生一節删去等因前來查章程試行三年更改原恐彼此設有不便之處皆可公平會議免為章程所拘自試行以來華商因俄商自販茶貨等物稅輕利重華商無計謀生關閉歇業者十居八九紛紛呈請設法改章體恤商艱本王大臣明知係屬實在情形仍不肯先行照會酌改迨接貴大臣二月照會欲行酌改嗣將新章一紙送來本王大臣始將華商呈請大意擬定一紙送閱並將為難情形屢次申明原期貴大臣得悉顛末庶可彼此通融使俄商華商兩無大礙不致過於偏枯也是以貴大臣謂第十款於俄商

不便。擬改天津復進口半稅。本王大臣雖知於
國課有礙。但既欲體恤俄商。無論如何為難。已勉強相讓。至
擬將第四款俄商在張家口酌留二成貨物改為四成一
節。本王大臣所以未遽允從者。因如此改章。不但不能體
恤華商。反使苦益加苦。諒知貴大臣於此節有許多難處。
雖知難免華商抱怨。不得不曲意相從。獨張家口通商。及
不拘成數。在口銷售之說。並蒙古地方。不拘大本小本商
人。前往貿易各節。本王大臣曾屢次面談。其中大有妨礙。
嗣經貴大臣再四辯論。本王大臣仍不肯明言不允酌定
俟三年後察看情形再議。而於本王大臣前送擬改之章。

深悉貴大臣為難情形。遂暫置不論。竊謂中國於天津復進口。由收半稅而讓為不收半稅。於張家口銷售。由二成而讓為增至四成。如此改章。於華商雖毫無益處。而所以體恤俄商者。不可謂不至矣。於本王大臣所言。均經不論。於貴大臣所改。由從二端。亦可謂極力通融矣。是以前在貴館面、為議定後。即行函知以為憑據。非中國有意遲延也。茲貴大臣謂日前接到貴國來文。擬將第二款小本營生一節刪去。以為必限定數目。該地方官恐即藉此挾制。易起爭端。不知立定限制。貴國邊界官發給執照。俄商恪遵執照內開載數目。前往貿易。該地方官驗明貨照。並無

不符。將從何抉擇。此正所以弭爭端也。其他疑難之處。已屢經函致。無庸贅述。況兩國定議在先。貴國文到在後。自不難將此情節。據實回覆。貴國想亦必能原諒貴大臣未便再議更改之心。庶章程速定。而和好益敦矣。為此照會。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本署亦聞恰卡華商茶行字號。近多歇業。然實因本國所用之茶。向均在恰陸路購買。近則多改由水路販運。陸路商人。專辦茶貨。包攬已久。慣於居奇。茶價逐日昂貴。人民嘖有煩言。又因國之西界禁茶入也。而地面遼闊。難於稽查。偷漏滋多。是以本國通盤

等算。西界開禁。准其販運。使舞弊者無從包攬。又將茶稅定輕。使偷漏者不能獲利。又將恰克圖陸路茶稅較前更輕。水陸兩路之茶。運至本國南京適中之地。其價均不甚懸殊。從茲本國商人。多改買水路茶斤。因而恰克圖通商之事。日就蕭條。自然華商之賣茶者亦少。且兩路之茶擁擠。市價較落。恰商利亦較輕。改業者更眾。此係實在情形。並非照會內華商所稱由試行通商章程所致也。使即就陸路通商章程言之。比各國水路章程。限制已嚴。陸路比水路為難。而工夫更費。華商如欲陸路貿易繁盛。反增添限制。陸路日就廢壞。均歸水路販運矣。現在恰克圖俄商

鋪戶與華商之在恰者零落等耳。本國不肯置之度外。仍欲設法調劑。是以本年將關稅又減。兼顧中國將不便之處亦行加減。諒

貴國亦必不忍令恰克圖一百年餘之商賈。日形彫弊。本大臣未有不盡力完成。以副兩國之意。又照會內以貴王大臣所讓二端。本大臣已經應允。並將張家口不拘成數一節相讓。酌定俟三年後察看情形。再行會議等情。查本大臣惟欲貴王大臣知我願將此事速完。雖不合本國來文之意。已經應允。然必須於章程內。能添俄商在蒙古地方未經銷售之貨。准許前往張家口。照例納稅。任便銷售。並

不拘成數一層。如此辦理方可。及接貴王大臣覆函。並未

提及。後又因貴王大臣以此事難辦。本大臣改為將小本

營生一層删去。亦未得允。仍查貴王大臣亦知蒙古地方。

只有零星買賣。絕無富商大賈。若章程內猶錄此文。其礙

難之處。非係如照會所云實恐地方官部以小本二字。另

生辯論挾制。以致商民起釁等事。不如去此限制。庶免他

處。以上各情。本大臣不能擅行應允。俟接本國來文再行

遵命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本國覆文。內稱兩國和好二百餘年。全賴陸

路通商。聯其情誼。中國自必設法。務使阜盛。不致彫零。不意舊章限滿。疊次會議。仍謂難行。深可詫異。更因限滿新章未定。商人觀望。貿易亦屬無幾。兼以回疆擾亂。伊犁塔城兩處陸路通商。諸多曠廢。尤覺增憂。仍應與中國會議。所改各款。皆於因時制宜。鄰邦和好之誼。不為無裨。深冀中國自無不允之理。再與細行商酌等情前來。本大臣相應轉詳貴王大臣覈閱。並查擬改章程一事。恰克圖通商。日見衰敗。中國茶行字號。百二十家。僅存十家。茍欲兩國通商。仍前不廢。必須寬其限制。多予便易。惟於張家口任便通商。方臻妥協。昔年恰商盛時。中國限制俄商。不令任

便在口貿易。尚可曰為恰商計耳。今恰事已敗。固宜為變
訖。惟准在口貿易。於
貴國有益。若仍展轉數年。誠恐通商事宜。歷久未定。該商漸
皆逃逃。是善策反成失策矣。至本大臣所擬將本國商人
在蒙古地方貿易限制本銀刪改一節。前曾詳細照會。勿
庸贅述。相應照會貴王大臣希相機確實允定。急速見覆
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照會內稱更改陸路通商章程一節。現據本
國來文。仍欲細行商酌。惟於張家口任便通商。方臻妥協

等語。查更改陸路通商章程。前已屢經議定。曾據貴國柏繙譯官於七月初三日面遞改定條約二款。內經指明張家口按照運津之貨總數。酌留不過十分之四。在口銷售。屬為照辦。當於七月十九日函致貴大臣將天津復進口。由收半稅而讓為不收半稅。於張家口銷售由二成而讓為增至四成。其勉為照辦情形。業經詳細佈達。並於八月初二日接據貴大臣照會覆准。復於八月二十八日照會貴大臣。將前所讓二條。再為指實。以為憑據。九月初五日據貴大臣照會。以所議定各節。俟接本國來文。再行遵命等語。本王大臣竊意所議更改各條。專候貴國來文。即可

定議。乃此次照會。復稱張家口任便通商。似於前所議定之言。不甚脗合。是否即指留貨十成之四。意未明顯。仍希貴大臣切實照覆。以憑辦理。查兩國和好有年。辦事均臻平允。其議改陸路通商章程。於本王大臣所擬更改各條。均經不論。於貴大臣所擬更改天津免納半稅張家口增留貨數各節。業經曲從。似於議改之事。不可謂不極力推讓。諒貴大臣亦不至再有異議也。至刪去小本營生條款及該商有未經銷售之貨。准住張家口銷售。照例納稅各節。其中窒礙情形。本王大臣屢經極言其難。想貴大臣素敦和好。辦事持平。亦不肯強中國以難行之事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自會議擬改陸路通商章程。至今將近一年。迄未議定。茲接到照會前來。本大臣將所引八月初二九月初五等日各照會。復行查覈。貴王大臣所言。似與其中文意。均不相符。前七月初三日本大臣曾派柏總辦前赴總署告知。原擬張家口酌留貨物不拘成數一節。本大臣惟欲章程速定。暫應按照運津之貨總數。酌留十分之四亦可。但應俟三年後。如無別項礙難。仍歸不拘成數辦理。請給憑證為據。並應將俄商小本營生。在蒙古地方未經售銷之貨。准在張家口照例納稅。任便銷售。如果此二款准

許。本大臣始能應允各等情。後數日在館面晤。本大臣亦曾親將此二事屢言。乃接來函。並未提及將售銷之事應允。且張家口三年以後之語。幸爾恍惚無憑。仍派該總辦面見。將書奉還。兼述貴王大臣如以銷售一事。實屬難行。本大臣擬將俄商小本營生一句删去。以為通融。亦無不可。乃責王大臣又不相允。書亦不收。該總辦不敢相強。祇言書不足據。廢然而返。當會議以來。已逾六月。雖本大臣所擬之款無多。極願成事。所惜者均屬徒勞。茲何敢再行誤讓。自蹈愆尤。前後本國詰問延宕之故。惟有據實聲覆而已。竊謂原遞擬改章程一紙。其中各款。均係本國劄飭

所定。自會議以來。本大臣屢屢相讓。以致存者無幾。已屬

格外曲從。不符本國所飭。然未得允。茲決不敢再讓。致負

委任也。所以除行文本國外。卽行照會貴王大臣申明此

係本國之意。仍請照原遞章程辦理。本大臣實迫於無法

耳。蓋當會議之初。本大臣為欲速成。多從曲讓。後見貴王

大臣意思寬緩。與我不同。所以不能按先前辦理。今照會

云八月初二日。接據貴大臣照會覆准等語。查照未云不

意貴王大臣竟謂不然。因而本大臣恐本國詰責。亦未敢

相從等語。何得以此為覆准也。其九月初五日所發照會。

係辯論貴王大臣八月二十八日照會。內稱所讓二端。本

大臣已經應允並將張家口不拘成數一節相讓酌定俟
三年後察看情形再行會議等語是本大臣之應允必須
貴王大臣將所改者應允然後應允也至十一月初四日
照會像據本國來文以張家口現在情形惟當任便貿易
不拘成數並為兩國通商照前年減應少與限制多與便
宜料
貴國所見相同自必照辦本大臣代為照會在案近又接到
咨文言張家口十分之二十分之四無甚分別均與通商
一律限制不便不得謂之極讓等語相應切實照覆貴王
大臣查照並希將作何辦理之處迅即照覆如仍謂難行

不能定結尤希迅覆以便行知本國辦理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議改陸路通商章程內張家口一條尤為緊要希將作何辦理之處迅即照覆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議改陸路通商章程所以日久未定者實欲兩國商人皆獲利益不致偏枯方可永遠遵行無如其中窒礙甚多前已屢次面談及照會在案無庸復贅今貴大臣既謂前後承貴國詰問不敢再讓致負委任等語是貴大臣為難之處亦可概見本王大臣極欲此事速定因於無可通融之中再設格外遷就之法如俄商運洋貨

欲赴張家口及天津銷售。須由恰克圖而來。莫若即於恰克圖交界地方。按照水路稅則納一正稅。此後持有恰克圖收稅印據。不拘到張家口或天津任便銷售。均無庸再納稅項。其張家口銷售。即可不拘成數。以副貴大臣之意。其欲赴前經准許之蒙古地方貿易者。亦即於恰克圖收稅處。領取前准之蒙古地方貿易執照。亦可免稅。如此變通。庶一則便於稽查。稅項不致有虧。二則恰克圖華商生計。不致盡絕。且仍於俄商多有利益。毫無窒礙。昨經與貴大臣公同面議。均尚可行。為此特備照會。聲敘前件。想貴大臣當亦必以為然也。以上係粗舉大概。如能照此辦理。

再將詳細章程會同妥議。方為定局。即希貴大臣查照可

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擬將陸路通商章程。通融速

定。格外設法各等情前來。查自恰克圖通商以來。未經設

有稅關。茲貴王大臣所擬。俄商運貨在張家口納稅。改歸

恰克圖之處。係屬創始。從前會議。未嘗言及。本大臣未有

本國字寄。無從相覆。其所擬陸路運貨。增添按照水路稅

則納稅。查從前所定陸路運貨。按照水路稅則。三分減一。

實因陸路通商。比水路為難。販運既費工夫。本銀因而多

耗。所運之貨。又係從內地行走。
貴國人民。沿途均需利益。貴王大臣自無不明其故。所有商
定舊章之時。始允比水路從減。但陸稅輕於水路。非獨中
國如是。各國無不如是。今欲水陸一律。似於情勢。未為允
協。所擬俄商前往蒙古地方貿易。必須於恰克圖領照等
情。查本國與蒙古交界。約長數千餘里。商人貿易。多係本
少。如有邊界某處某商。祇挾一二百金之貨。在數百里內
販運。固自無虞虧折。若使先行數千里之路。必至恰克圖
方准回原處銷售。此譬如廣東之人。欲赴上海貿易。卻令
先至張家口領照。然後前往。道途之間。何至迂遠如是。貴

王大臣一展與國當自明其不可前因俄商不能於張家
口任便銷售通商多有窒礙本國定議該處任便通商自
應照辦方妥惟查舊章以試行三年為限今若再過二旬
已屆四載本大臣之意亦如貴王大臣欲事速成耳今擬
暫設一便宜之法雖豫知於本國之意不甚相符勉力措
承如天津既免復進口稅蒙古地方删去小本一層舊章
於兩國不便之處皆加增損擬將張家口一事展轉一二
年仍照舊二成辦理明定此新章以試行一二年為限此
限中將該口不拘成數一層應作何辦理詳細妥商主章
遵照若能早定亦可如此辦理庶事易成所難張家口一

事。儘有暇日。從容盡力詳細通融。而章程不致遺誤矣。如蒙恩允擬數日內將如何暫改新章。備繕奏上。以便二旬內定局。竊謂本大臣如此相讓。以和好多年。款篤夙誼為重。想貴王大臣自能洞悉吾意也。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覆。議改陸路通商章程各節。本王大臣查前次照會。所擬通融辦法。面面周到。貴大臣似未深思。試再詳細言之。俄商運洋貨。擬赴張家口銷售。所以改歸恰克圖納稅者。緣張家口本非通商處所。即條約第五款。亦只准銷售零星貨物。惟因貴大臣前次照會。有諸

多為難之情。並聲明張家口不拘成數一層。尤為緊要。本王大臣再四思維。欲格外遷就。因援照各國總例。凡洋商運洋貨進內地銷售。在海口納一正稅之條。設法變通。令俄商在恰克圖納稅後。持有印據。即可赴張家口及天津銷售。並准其在恰克圖交易。所以然者。一則便於稽查。二則在恰華商尚有生計。三則以恰克圖為康熙年間初定貿易之地。從未更改。若於此收稅。發照。當無窒礙。四則俄商進恰克圖納稅後。即可在彼銷售。尤為便宜。五則在恰克圖收稅。該處係屬兩國接壤。將來或有加惠俄商之處。他國不得援以為例。有此五便。雖從前恰克圖未經設有

稅則。亦不得不設法遷就。並非不知水陸情勢也。至俄商赴蒙古地方貿易。必須於恰克圖領照者。亦緣貴大臣前曾屢言俄商在蒙古地方。未經銷售貨物。請准其到張家口售賣等語。本王大臣思此等商人。定係大宗買賣。必非小本營生。自應指定進出道路。猶之水路通商。皆有指定口岸。並非沿海各處。俱准出入也。果如貴大臣所言。只挾一二百金貨物。在數百里內販運。確係小本營生。自可仍照舊章。持有三體字鈐印執照。就近赴蒙古貿易。但亦須仿照伊犁通商章程。議定行走卡倫。不得躡越關齋。如此則小本營生及大宗買賣。自可並行不悖。無往不利。似此

改章。庶應免稅者道途不至迂遠。應納稅者絲毫並未加增。以為足符貴大臣之意矣。詎料貴大臣均不謂然。於照會內稱。今擬暫設一便宜之法。如天津既免復進口稅。再將小本營生一層刪去。其張家口仍照二成辦理。展轉一二年。再行妥議等因。查小本營生一節。舊章專指在蒙古地方貿易。並非准到張家口售銷。原因體恤小本俄商。俾其就近貿易。得獲利益。今既欲作大宗買賣。又欲將蒙古地方未經售銷貨物。赴張家口貿易。則非邊界小本營生可比。其行走道路及納稅章程。均應逐層定議。未便先將此層刪去。致令窒礙愈多。至天津復進口半稅一層。本王

大臣前已言明相讓。以恤商情。雖於稅課有虧。亦不肯再
有他議。可即照貴大臣所擬。先免此復進口稅。其餘均仍
暫照舊章辦理。至彼此所商。如删去小本營生及張家口
不拘成數並恰克圖納稅領照等情。統行展緩二年。於限
內會同詳細妥商。庶時日從容。章程可期妥善。總之此次
商酌。兩邊俱多時日。究其歸宿。則中國商人毫無所得。而
貴國商人已經中國免一天津復進口稅。得失皎然。似尚
易於定局。希貴大臣酌奪見覆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擬改陸路通商章程前來。所

言雖多實情。惟因事多創立。本大臣未識本國意旨如何。未便據以商定。茲如所稱張家口不拘成數及恰克圖納稅領照各情。展緩二年。妥商辦理。本大臣尚可應允。又俄商在蒙古地方。未經銷售之貨。到張家口售賣一節。因關緊張家口之事。亦可格外相讓。一併暫置。以符貴王大臣之意。惟將刪去小本營生一層。亦擬展緩二年。本大臣實屬礙難從命。仍請按照辦理。查此事於貴王大臣並未見有甚難處。於該處華商生理。亦無妨礙。蓋蒙古地方買賣。均以磚茶為第一要物。可用以充銀錢。可用以償債務。乃俄商赴此貿易者。尚欲銷售此貨。即以此易彼。必須先向

華商購買。或由恰克圖自販。始能如是。決無能與華商抗行之理。且貴王大臣亦必深悉該處廣漠。其人游牧無常。豈能有大宗買賣乎。本大臣歷請刪去小本限制字樣。實因國人以此限制。為與禁止無殊。並恐因此成案。於商情反礙。近來蒙古地方所設各官。偶有事端。即行請明尚能化為無事。然不能保日後永遠如此。往往官雖清介。遇有他故。不能分別事理。即由此貽患。本大臣如此擬改。於貴王大臣前次照會。少為變通。亦係格外遷就。想不礙難允准。以前此耽延太久。今應暫行速定也。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擬改陸路通商章程。所議刪去小本營生一層。仍請按照辦理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小本營生一節。礙難刪去。前次照會。已經縷晰言明。且貴大臣既云該處廣漠。其人游牧無常。不能有大宗買賣。自無庸先將此節刪去。致形窒礙。緣刪去小本二字。則貨物既多。內外蒙古地方遼闊。必須妥議章程。非比小本營生。可照舊章辦理。今既欲暫行速定。莫若將此層一併統行展緩。以便將來從長計議。至耽延雖久。惟天津免復進口稅。已經言明相讓。實於貴國商人。大有裨益。如以為可。即當定期開辦。諒貴大臣亦必以為然也。為此照會。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云云。查自會議擬改章程以來。至今為時已久。其間先後接到本國咨文。擬改各情。業經隨時照會。縷晰言明。本大臣誠願此事速成之意。貴王大臣亦無不知之。即如所咨擬改各條。第一張家口緊要。本大臣曲擬暫緩二年商辦。似此相讓。既於本國所咨不符。已屬擅任匪細。若如照會所稱僅免天津稅銀一事。餘悉仍舊辦理。尤難應允。必致負議。緣如此議論。仍係半載以前之語。本國歷經辯駁。仍令按前所割定擬。雖於商情有礙。何敢率行改轍。至所稱刪去小本二字。則貨物既多

等語似未盡實查雨悉畢爾等處土產甚稀一切貨物均
自國內販往道途既遠耗費滋多且該處人煙稀少苟欲
廣為販運而不能銷售必至低價虧傷可見貨物萬不至
有擁擠之理以上所言均係實在情形諒貴王大臣亦無
不謂然也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刪去小本營生仍請照辦等因
前來本王大臣查刪去小本營生一節中有窒礙之故業
於前次照會言明必須妥議章程以便辦理茲詳思貴大
臣所言該處土產甚稀不能廣為販運既係該處絕無大

本買賣即刪去小本二字。與不刪去無異。於貴國商人毫無關繫。莫若暫照舊章辦理。與張家口銷售恰克圖收稅各節。統於展緩期內從長計議。較為妥協。至免天津復進口稅。前已言明相讓。自應按照前議定期辦理。貴大臣如可允准。即於貴大臣允准覆到之日。定於十日內即行開辦。以免再有稽延。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王大臣照會前來。所言將小本營生仍照舊章暫緩辦理各節。本大臣礙難應允之故。業於前次照會。層層細講。此事延宕年餘。本大臣實欲速定。凡可擔當

之處無不竭力遷就若再令相讓恐與本國屢次所飭相背太多必致反為駁斥實屬礙難亦曾於前次照會縷晰言明貴王大臣豈有不知現在會擬更改章程幾十四月仍須展轉二年通商方能定局俄商久待如此誰止失望亦必議論紛然矣至天津復進口稅如貴王大臣先行擬免實為公允亦於俄商有益嗣後本大臣自當致謝然本國原擬更改各條仍應照會須按照辦理特此照覆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前來閱悉一切本王大臣查前次照會所言將小本營生仍照舊章暫緩辦理一節實因

其中多疑難之故。茲貴大臣謂俄商久待。恐議論紛然。亦
係意在體察商情。其天津復進口稅。先行擬免。貴大臣既
稱公允。本王大臣現已行文。將中國所讓免天津復進口
稅一層。自三月初一日起。即行開辦。俾俄商速獲實益。至
從前彼此所商未定各條。均俟將來從容會議。除行知三
口通商大臣。將陸路章程第十款。俄商販貨回國。赴天津
應納一復進口稅。自三月初一日起。即行停止徵收。餘仍
照舊辦理外。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辛酉。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臣於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二
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援據法國公使信函。密陳辦理黔省
教務一摺等因欽此。臣查上年六月初十日。永甯州屬募役司
地方敎害司鐸楊通緒教民謝長生五人一案。係募役司
團首任聚五與永甯州革役羅滕爲首。維時即經督臣勞
崇光會同護撫臣裕鐸督飭永甯文武。先後獲犯二十九
名。解省審辦。內有在監在途病故者十五名。無干省釋者
七名。現惟首犯任聚五從犯杜得勝宋二苟。周會川楊丙
唐了頭聶老淵七名。尚禁省監。上年九月二十二日。臣因
任後。即飭司督同委員研訊。祇以各犯供出之首犯羅滕
與下手兇犯譚公等五名。尚未弋獲。是以未便結案。致滋

籍。現已派令候補知府蔡興楷向胡縛理婉商。如能先為了結。即行另案奏報。此永甯州殺害教民一案之大略情形也。適年來黔省教民。非獨各屬地方官不敢苛虐。即臣於教事亦多遷就。從未稍存刻覈之心。即如劉鴻魁被殺一案。上年十二月間。據興義縣紳民。以署林鮓汛守備李鳳有署魯布汛把總張開采。王使民人何明武曾品。謀殺本管上司。稟請提省訊辦等情。臣恐投鼠忌器。是以祗批飭署興義府知府李保衡就近查辦。又如本年正月間。據貴定縣團紳張玉先等。以冉石保等糾衆擄掠焚傷五人。因係教民。未敢捕拏。稟請緝究前來。臣即批飭臬司移

胡縉理查覆。亦未令徑行拘提。此臣辦理教務。加意慎重
之大略情形也。伏思同治二年春間。臣在川省奉
旨來黔。經成都將軍臣崇實。四川總督臣駱秉章。與臣述及田興
恕之案。亟須了結原委。臣聞之憂心如焚。當即星馳就道。
行抵遵義一帶。正值賊營林立。臣督率將士。且戰且進。衝
鋒冒刃。屢瀕於危。迨抵黔後。與督臣勞崇光。慘淡經營。心
力交瘁。甫將此案辦結。事之緩急輕重。在在皆所深知。是
以數載以來。每與胡縉理酬酢往來。無不致敬盡禮。偶有
請託事件。但可無大關礙。俱降心以從。區區苦衷。無非爲
仰體

宸謨綏邊弭患起見詎胡縛理因臣未將署普安同知錢壎撤任挾嫌懷恨又有好事者從中離間遂致凶終隙末竟成不解之嫌細閲胡縛理稟函節略各招撫回匪之始末早已縷晰奏

聞前署貴州臬司陸傳應之子陸佑勤業於上年秋間遵

旨驅逐出境其餘牘列各款或捕風捉影或推波助瀾是非真贋日久自明臣亦無所用其瀆辯惟閲胡縛理節略內所稱比田興恕更毒更殘一語未免駭人聽聞臣束髮受書粗知禮義非田興恕一介武夫可比況受

恩深重涓埃未報縱不能為

朝廷捍患亦何敢為

宗社貽憂第胡繗理既發此論則其積慮處心必將竭力攻排如願以償而後快且以主使謀殺重情尚可任意輕誣更有何事何言不可逞其私臆將來羅織嫁禍上煩

宵旰焦勞使天下後世咸以臣為禍首罪魁曾田興想之不若臣

上何以對

君父下何以對臣民即死何以對

先帝在天之靈臣此次欽奉

諭旨仰蒙

訓諭周詳並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函殷殷告誡卽思降心

與之籠絡當派知府蔡興樓往向該主教反覆開陳而該
主教惑於流言錮蔽已深猜疑似難遽解臣若因循戀棧
該主教必不能容萬一釀成大患誠如
聖諭較之田興恕之案更為棘手臣一身固不足惜於大局殊有
關繫與其貽誤於事後不如審慎於幾先臣久任封圻所
到之處與各省士民尚鮮怨惡茲以衰病之軀才疏柔遠
致使吠聲吠影屢次上瀆
宸衷究屬辦理不善咎有應得仰荷
天恩高厚屢寬嚴譴儻蒙
聖主垂念

三朝舊僕犬馬餘生不忍遽加擯棄乘此未大決裂之時即乞
恩還京師
賞給閒散差使既可杜其反覆而臣亦得以永沐
矜全不致貽身敗名裂之羞感戴
鴻慈實無既極再胡縉理與候補知府蔡興槐素稱愜洽臣現已
檄委該員專辦教務臣在任一日必盡一日之職嗣後遇
有牽涉教民事件益當謹守和約倍加留心並通飭各屬
一律持平辦理至其有意與臣為難臣亦必委曲將就斷
不敢稍形意氣之私以維大局而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張亮基奏覆查殺害教民一案。係募役司閣首任聚五與永寧州革役羅勝為首。任聚五等已在省監禁。羅勝等五名尚未弋獲。擬先為了結等語。任聚五既係為首要犯。自當按律先行定擬。其羅勝等犯。仍當飭屬認真緝拏。遵照前旨。早日結案。以免曉瀆。嗣後事關中外交涉。必須處處持平。固不可矯激沽名。任意將教民陵虐。亦不可因其習教。任令橫行鄉里。魚肉一方。於應辦之案。含糊了事。蔡興槐既與胡縉理熟習。即責成專辦教案。務令悉心妥辦。免致別啟釁端。

壬申。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於二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總稅務司呈遞局外旁觀論英國使臣呈遞新議論略於中外情形深有關繫等因欽此溯查自古外患與內患頻來史冊所載代有其事惟在修德樹威示之以信經國之道曰柔遠人曰懷諸侯足見不能以勢禁以力絕也方今

國家軍務未平籌項未裕洋人或因此而生覬覦綜閱所遞局外論並新議論略反覆尋繹大致不外內治外交如中國文治武備財用之利弊並借用外國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條或沿於積習或拘於舊制均不難因時制宜變通盡利誠如

聖諭。總在地方大吏。實力講求。隨時整頓。日有起色。俾不至為外國人所輕視。該使臣等歷敘從前立約之由。並慮後來大好之漸。危詞恫喝。反覆申明。總以將來中國不能守信為慮。故歷次立約。曰邊界。曰傳教。曰通商。各國皆處心積慮。不憚再三之瀆。而尤必聲明行文內外。徧行周知字樣。所以諄諄於此者。直欲使中國家喻戶曉。永遠相信之意。近因潮州進城。並田興恕兩案。有疑中國不肯按約辦理。故有此大放厥詞。相率而妄伸其議。雖目前無可尋釁。竊恐為將來重修條約地步。不免有挾而求。他如輪車電機等事。各海口洋人。亦曾屢屢言之。中外地勢不同。斷非急切

可辦之事。且興作鐵路。必致擾民。有識者皆以為不可。然
洋人執拗性成。凡事拒之甚堅者。彼必爭之愈力。悉心詳
度。此等事彼族故神其說。以冀聳聽。尚非其最要之務。目
下應以鎮靜。詳慎豫防。以緩其議。而徐圖善策。至所言遣
使分駐各國一節。乃西洋立約之國。最為應辦之事。藉以
通和好而達情意。中國向無此事。彼轉以為可疑。惟查遣
使通聘。自古有之。現在泰西各國。習列國之風。其所使有
代國秉權。互相盟聘者。有修好往來。彼此長住者。其事日
前雖未舉行。審度各國。必將因請。應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豫籌遣使之道。並與各國君若臣相見

禮節。審慎妥議。先事酌定。切宜周備。此外交第一要議。至
所請
召見各國使臣一節。尤為各國所必欲祈求之事。奴才伏查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時。外國使臣曾蒙
召見。並加賞賚。深明長駕遠馭之術。使遐方賓服。重譯來王。目下
既已定有條約。則禮節稍有不同。然必得據為籌及。如將
來有
恩允召見之事。先當議定朝見之禮。使各國使臣知所遵守也。奴才
更有請者。外交之道。我處心信而使彼不疑。守信之法。務

在中國官民均以條約為準。查咸豐十年在京與美法各
國立約以後。即奉明降
諭旨。將所定條約發鈔通商各省。數年以來。地方官自應咸使聞
知。惟每遇中外交涉案件。該地方官或有意延閣。或含混
了事。甚有任意妄斷。因小事而激生他事。推原其故。皆因
不明條約。且有未經目見者。洋人執約以爭。轉得有所藉
口。其通商各口而外。不特偏僻小縣為然。即通都大邑之
府廳州縣官吏幕友。亦均未明此義。每遇交涉事件。不能
持平辦理。其餘關繫教民者。各州縣尤屬層見疊出。易滋
事端。應請

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府尹。轉飭兩司暨該管道府。將各國條約。重行刊刻。頒發通省各府廳州縣。咸使知悉。如遇接晤時。亦必移交後任。遇有中外交涉事件。按照條約。持平妥辦。並由該管道府督飭州縣。將交涉事件及已結未結。詳敘案由。按月申報督撫。及通商大臣。由該督撫大臣按季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覈。如查有延閣不報。及因循不結者。嚴定處分。以示懲警。或由該督撫大臣等。隨時酌覈案情輕重。如有關繫緊要者。立即咨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各國公使。秉公覈辦。如事關重大。有請旨定奪者。應請明發

上諭。務使中外周知。示以不疑而杜釁端。此誠目前克爭以信之

急務也。至於借法自強一說。現如海關之延用稅務司。京

外之練習洋槍隊。上海之習製機器局。深資利用。已有明

效。但使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實力講求。誠不難進而益

上。該使等所言頗多要求。其所論不無可採。伏願

皇上敬

天法

祖。光被四表。協和萬邦。有道之長基於此矣。

甲戌。通商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李鴻章奏。竊照兩淮運使

丁日昌。奉

旨駛回潮州原籍隨辦中外交涉事件現飭趕緊料理經手各務再行交卸起程臣以潮州一事有關通商大局該運使熟悉洋務誼切梓鄉平日必有籌慮當如何妥速了結其辦理關鍵所在能否擇要指陳當經緘詢去後茲據稟稱查潮州與洋人為難非一朝夕之故賢者抱義憤而不願與共戴天愚者負血忱而必欲寢食皮肉固無論已而此外不得已之隱衷不能顯白於眾者其故有二一曰惜虛聲當洋人之初欲入潮也其膽先怯有徘徊卻顧之勢潮人因而得窺虛實益為大言以倡唱之而洋人之氣益餒於是眾志成城以為舉天下莫能拒洋人而潮人獨能拒之

有自鳴得意之概。今一旦准其入城。似從前毅然以拒夷自命者。忽然墮此令名。騎虎難下。不能不勉强支撑。必使不食前言而後已。此所謂惜虛聲者也。一曰懼實禍。洋人在潮屬之汕頭開設馬頭。屢被潮人擄掠。近歲入潮。復屢被辱罵。一旦挾官威而進城。恐勢益猖獗。欲得昔日之厄已者而甘心焉。人人皆有報復之慮。固結於中。於是不能入城之議。持之益堅。此所謂懼實禍者也。但潮城河道本窄。產物不豐。而洋人必汲汲於入城者。其故亦有二。一曰恐效尤。洋人議定通商之後。於內地稱居無猜。獨潮州口岸。不能執約從事。誠恐各岸如廣州廈門臺灣之民情稍

悍者。相率效尤。羣起而與為難。則有防不勝防之勢。計尤悍者。莫如潮州。擇尤而抑制之。使莫敢予侮。即他處之萌伏未動者。皆將相視而噤不敢發。所謂奏刀軱族而窾卻便可迎刃而解矣。一日苦潮矣。英人自不能入潮城之後。凡等國及通事之不稱意者。輒慢曰若雖強何不逞志於潮。羣居口角。輒衆以相訾謷。英人實厭苦之。其始本不甚著意於入潮。而終乃為不得不入之勢。古稱新法皆吾黨激成者。此之謂也。然則潮民之不顧洋人入城者情也。亦勢也。而洋人之不能不入潮城者。情也。亦勢也。在潮民之硜硜爭執。誓與偕亡。論士氣則為公忠。論大局則多窒礙。

況洋人屢次入城。屢次受辱。彼遵條約而我背之。則屈不在彼而在我。所謂刻覈太過。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者。將於是乎在。從前粵省辦理洋務。當事者徒博一時順民之美名。而未衡全局始終之利害。馴至敗壞決裂。事不可為而後已。日昌每追維往事。誠私心痛之。此次隨同瑞麟辦理交涉事件。自當抒一得之愚。藉收不吐不茹之效。惟日昌雖籍隸潮州。而住居鄉僻。且遊客多年。久未與潮人相習。去歲在上海道任內。復因粵中游勇逃匿盤踞洋涇浜。以搶劫為生涯。幾釀咸豐三年之變。稟請誅戮首惡百餘人。資遣回籍者八九千人。雖滬瀆氣象一清。而故鄉不無

怨毒之積。兼之潮人重官輕富。有指引開導洋人入城之
舉者。輒以漢奸目之。日昌既奉
簡命。何敢復計利害。即使不能顯為倡率。亦當暗地轉圜。默計行
店天主堂之舉。能免則免。不能免尚當從緩。至入城之說。
不難於目前無事。而難於長久相安。所可慮者。潮人習於
鬬很。素稱獷悍。不慮洋人之不能入城。而慮其入城之後。
以利餌誘愚民。廣收無賴之徒。聯為指臂之助。變遷禍大。
彌足隱憂。此又當徐圖防範者也。茲將應辦事宜。先行臚
列三條。稟祈據情轉奏。以備
廟堂采擇等情。臣查叢所稟。於本籍居民與洋人相持不下之故。

頗未悉具。謂不難於目前無事。而難於長久相安。識慮甚遠。所擬事宜三條。似尚曲中窾要。臣不敢壅於上聞。理合照繕清單恭呈

御覽。可否請

旨飭下署兩廣督臣瑞麟先行查覈酌辦。庶無歧誤。

丁日昌擬陳潮州洋務事宜三條

一立威宜留餘地也。查潮民多聚族而居。地近海濱。槍礮皆所素具。一夫指麾。千百為羣。督臣親臨潮郡。固足脅之以威矣。但脅之以威。而未喻之以義。督臣一去。仍必尋釁生端。結怨愈深。且一省重官無過於督臣者。儻親臨之後。

事有齟齬。勒除則百姓並非叛逆。勸慰則更無餘地可以轉圜。愚意督臣似宜駐紮嘉應。以撫恤難民辦理善後。或託閱邊為名。一面摘傳潮州得力紳士赴轅開導。並擇仕潮素得民心之大員。會同紳士。親往撫慰勸諭。俾潮民不因迫脅而准許洋人。使覺恩由己出。可以久安無事。且督臣相距不遠。明示以若再違抗。隨當親臨查辦。自當惴惴恐懼。不敢堅執意見。且使洋人知不能逞志於百姓者。固非大吏之所能迫勒。亦可以杜其處處要脅自重之念。宋中葉遣官宣諭河北三鎮。時相李綱頗以為非。此事固非其倫。然清議所在。固當處置得宜也。

一勸諭宜曲通民志也。聞從前洋人入潮時。府縣勸諭紳民。但責其不顧大局。且云若不約束滋事。定惟紳士是問。言語之間。幾至微色發聲。宣布閭閻。眾論騰沸。陸宣公云。感人以言。其本已淺。言又不切。其將誰懷。潮州官民太相隔絕。似宜選曾任潮屬素得民心。如前任饒平縣李福泰潮陽縣冒澄等。親往開導。獎以敵愾同仇之義。諭以漢過不先之條。且密勵以拔劍挺身之無益時局。臥薪嘗膽之留為後圖。萬一洋人欺壓吾民。官吏必為如約懲辦。彼潮民既信李福泰等之素非厲己。又感大吏之諒其苦心。且幸洋人之不能即圖報復。當不致再蹈前轍。聞聚阻撓。至

該處釐捐之過於繁重者。歷年捐輸出力之未蒙請獎者。郡邑政令之不便於民者。一一為之施行裁革。則百姓歡呼鼓舞。自有令如流水之樂。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也。

一紳士中宜德才並用也。查潮州紳士中之守正不阿者。類多閉戶自高。不干外事。其足以號召閭閻。唯諾眾口者。率皆才勝於德。似宜因勢利導。隨所欲而牽制之。跅弛不羈之才。拒之過甚。反致激成事端。此又不可不因地制宜也。以上三條。謹將管見所及。略獻芻蕘。至於和議之不可長情。自強之必須早計。想

廟謨遠追近鑒。必已未雨綢繆。其餘一切未盡事宜。俟至粵時再

隨時稟商督撫辦理。相機應變。百聞不如一見。固不敢遥

為懸揣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李鴻章將丁日昌擬陳辦理潮州交涉洋務事宜。據情轉奏。開單呈覽。一摺。據稱潮郡紳民不願洋人入城。一在惜虛聲。一在惟實禍。洋人必欲汲汲入城者。一恐他處效尤。一苦他國嘲笑。並慮入城之後。難於長久相安。所陳應辦事宜三條。如立威應留餘地。勸諭宜通民志。紳民宜才德並用等語。立論俱切中機要。著李鴻章即飭丁日昌趕緊馳回粵東本籍。聽候瑞麟調遣。毋稍稽延。粤省督臣。既據丁日昌聲稱未便徑赴潮郡。先褻威重。致事後轉多窒礙。著瑞麟即行先赴嘉

應駐紮傳諭潮郡得力紳士赴轅開導並擇任潮素得民心之大員會同紳士親往撫慰勸諭俾潮郡紳民自行轉圜使洋人入城之舉出於紳民而非由於大吏之迫脅庶日久可以相安無事前任廣東藩司李福泰潮陽令冒澄素得該郡民心李福泰著暫留粤東與冒澄均由瑞麟酌量派往潮郡由行曉諭紳民並將該郡政令之不便於民者先行裁革以順民情紳民中有才德可用取信於民者該署督即行酌量收用以冀因勢利導總期事在必成顧全大局不可畏難中止丁日昌所稱洋人入城之後恐其以利餌誘愚民當徐圖防範一節識慮甚遠著瑞麟於該員到轅後飭令將防範事宜豫行籌畫勿稍疏忽是

為至要。原摺並單各一件。均著鈔給瑞麟閱看。

乙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閩浙等省洋面。向多盜艇。粵省香港等處地方。亦不免有逃人溷跡。凡來洋盜疊刦商船。外國弁兵。往往協同捕獲。是以濱海各省。近有買雇外國輪船緝捕洋盜之議。所有外國協獲及逃匿洋境一切罪犯。凡係華人按照條約。應交中國辦理。惟各項罪犯。或係華人犯案。牽涉洋人。或係洋人犯案。牽涉華人。勢不能不令外國與聞其事。乃外國於協獲及逃匿洋境各犯。每致延不交出。轉以中國法重。一經交出。必處以極刑。伊國不忍為詞。藉口延宕。伏思此項人犯。若其庇匿勢

必日久稽誅儻或辦理失宜中外又不免易生嫌隙臣等
公同商酌應請
旨飭沿江沿海各省督撫凡係外國交出中國人犯即由該督撫
覈其情罪輕重咨商臣衙門覈覆奏明辦理其非由外國
交出之犯不在此例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伏查刑律內淩遲處死一條本在五刑之
外非事關悖逆原不輕用乃各國屢以為言而英國則尤
甚上年正月間該國署公使威妥瑪向臣衙門呈遞說帖
大意以中國拏獲賊匪每用淩遲極刑友邦見之疚然不

悅。固不能強為攔阻。似無不可相勸等因。臣當以
本朝用刑。較歷代最為仁厚。此等罪大惡極。若不嚴刑處治。
無以示戒將來。凌遲一刑。正所謂辟以止辟。一意正言拒
覆。該署公使始罷前議。本年前任公使阿禮國。向臣衙門
復申前說。臣等以中國刑章。非外國所應干預。無論在中
國者。外國不得與聞。即中國人犯逃往外國。亦當按約訪
查交出。該公使以從前交出人犯。每被凌遲。其實問至斬
決。同係一死。因言在中國者。由中國辦理。不敢與聞。若逃
至英屬。由英國交出。仍請問至斬決而止。旋由威妥瑪呈
遞說帖。窺其語意。中國若不允所請。將來逃往英屬地方

人犯。必不肯飭令交出。臣等正擬覈覆間。又於二月二十七日。接准阿禮國照催。必欲臣奕訢辦具照覆。准如所請。以為憑證。伏查自香港等處歸英人住紮以來。中國人犯。往往藉該處為逋逃之藪。若任其抗延不交。卽斬決亦不能辦。馴至納叛招亡。勢將無所不至。漸開邊釁。所關實非淺鮮。因查各省每年凌遲罪犯本不多。凡其逃入香港人犯內。實犯至凌遲者更屬無幾。與其堅持定律。致該國曲加庇匿。使法無所施。莫若稍示轉圜。俾不致久稽顯戮。是以臣等奏請將外國交出中國逃往人犯。由該督撫覈其情罪。由臣衙門隨時酌覈情形。奏明請

旨辦理。毋庸再拘常例。

御批。依議。

威妥瑪說帖

本大臣正月十四日備文。以金陵克捷。本國上下。大為欣悅。又另准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丞相祿。屬將要語面陳恭親王。係

貴國既已獲此大捷。皆邀

天之眷。處治賊匪。甚願體好生之仁。可以稍從寬典一節。本大臣因憶往古以來。內宮等刑。歷朝漸皆改革。道光十二年間

天下大災。眾大臣曾有酌減刑律之請。可知中國極刑。似

可無難稍減人犯應死之罪處之以死即已如凌遲處死極刑。未免過慘。中國果能無論何罪。皆不復用此刑。外國之所樂聞。蓋各國無論如何治民。友邦雖無自擅攙隔之權。惟某國刑罰過重。向見友邦疾然不悅。固不願强為阻擱。而置封相勸。似無不可。儻歷久不見相從。漸漸必生欲違之意。奉祿大臣屬代函陳。不便備文存案。故具洛單以為函議之用。

答威妥瑪略節

貴大臣述貴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丞相祿論及中國律例內載凌遲一事。查中國刑法。前朝最重。歷代曾有五牛

分身及滅九族誅三族湯鑊寸磔之刑。惟

本朝將歷代之重刑皆除去不用。所以至重之刑。不過凌遲犯法之一人而已。即此凌遲之刑。中國向不輕用。惟於背棄三綱。兇惡萬狀者。始一用之。即如逆匪叛亂。其心已無君長。平時擾害地方。殺害之人。不止千萬。破人家產。掠人男女。使良善之人。一家父子兄弟妻女。皆不得完全。死者含寃。生者流離。今被拏獲。即以此刑加誅。在死者仍是一死。而生者見之。自必不效其所為。而懼遭此刑。是凌遲一人。所化導之人。即不少也。經書有云。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即此意也。若並此刑而無之。恐中國之人。無所畏忌。少年

者不知觸目警心。不數年間。惡人愈多。而世道難期平治矣。現既承貴國大臣談論及此刑當除。實係仁人之用心。中國大臣亦均同此仁心。現在中國尚未一律平靜。因人心未盡歸於善。猶幸人人知有此刑。父戒其子。兄戒其弟。不令輕犯。是以罪至凌遲者。亦屬罕有。至於

本朝待民較之前朝。最為仁厚。載在史書者。班班可考。將來軍務平靜。民俗漸歸於善。此刑即無所用之。是不待刪除而自然刪除矣。

阿禮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奉到本國咨文內。以按照天津條約第

二十一款內載查明罪犯交出一節屬令本大臣妥為商辦聞近有中國罪犯逃往香港經英官拏獲送交廣州地方官懲辦該地方官將其凌遲致死一事本國以及泰西各國官民雖悉亦有數罪應行正法惟審問之時動刑慘辦及定罪後正法之時故使遲死多受痛苦心實不安奉教各國素以此等刑法與向來視為仁理未免不合本大臣查本館案卷各外國視此刑法其意如何曾經屢次陳明則本國雖欲按照條約盡力遵守實有欲免會同襄辦查拏罪犯交出後致有慘死之心諒貴親王知之已久也前次會晤之時本大臣記憶貴親王面詢凡有本國交出

犯罪之人。審問之時。免用嚴刑訊辦。如有定罪正法。免加本國不懌之刑等語。部見本國必欲公同備文。欽明存案。合請貴親王斟酌如何行文諭明。應用何辭書寫。以期永遠遵行為要。為此照會。

四月。戊戌。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總稅務司呈遞局外旁觀論。英國使臣呈遞新議論略。於中外情形。深有關繫等因。欽此。查總務司及英國公使所呈議論。大致謂中國不能自強。而勸以借外國之法。聯各邦之交。竊謂英法各國。於咸豐十年

換約通商。其時江皖尚未克復。蘇浙新遭蹂躪。陝川兩省。事變疊乘。時局之艱。甚於今日。洋人不於彼時輕視中華。而乃於東南大定川陝肅清之後。忽作此傲慢之談。窺其命意。大抵有二。一則為中國撫議本屬覊縻。現在事機已順。誠恐以平賊餘力。轉而相圖。故歷數中國瑕疵。以示我之不足畏。第以為該公使等所倡外情及緩不濟急者。此各國積疑生慮。而故為此恐嚇之詞也。一則見中國收稅則用稅司。練兵則用兵官。凡外國與貿易之人。皆借此以獲重利。現在和款既定。賊氛將盡。恐中國無須借助洋人。故謂為非法之論。以見外國之法不可不用。用其法必用

其人。用其人必厚其貲。咨以為該公使等所謂外情及借法自強者。此外國之無利不探。而特以利害動我也。彼族用心。大致不出乎此。而其尤不能置者。則潮州府不准闌入。田興恕發遣未行二事。蓋一則有礙英國之通商。一則有礙法國之傳教。此其必欲力爭者也。大抵當今要務。欲其相安無事。必先使之相信不疑。若令潮州一案。速為妥辦。則彼固無疑於通商矣。若令田興恕即日成行。則彼亦無疑於傳教矣。將通商章程中豫防濟賊各條在今日為無足輕重者。量為刪減。其各口所用洋人。不必顧惜小費。遽予遣撤。使之有利可圖而無疑。目前情勢當可相安。至

輪車電機等事。論者不一。其顯而易見者。則壟斷牟利也。其隱而難窺者。則包藏禍心也。苟私心竊揣。以為此種舉動。無論未必能行。即使能行。其弊亦與輪船等。輪船通行之處。不過江海。其意僉將以輪車輔輪船之不及。而以電機貫徹乎其間。以為天下之利權。盡在乎是。是則洋人之本意。而初非真有他也。若其論中國政事之得失。雖辭多挈要。而深切事機之處。亦復不少。中外臣工。自當隨事隨時。力圖整飭。原不必因外人私議。始為一變至道之謀。應由在京各部院暨各直省督撫大臣。將用人理財整軍經武諸大政。各就所宜。悉力講求。務歸實在。如有窒礙。不憚

改弦更張。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固不可稍涉大意。致非挨

從而生心。亦不必處處疑其挾詐懷私。以致防不勝防。而

轉令以不誠疑我。但令軍務盡平。各項稍裕。本原既復。侮

慢自消。誠如

聖諭。外國之生事與否。總視中國之能否自强為定准也。奴才識

短淺。罔測機宜。謹就管見所及。縷晰直陳。伏祈

訓示。至漢口地方。自通商以來。凡遇華洋來往事情。奴必督飭該

關監督準情酌理。以誠信制其狡黠。不使藉口。如遇洋人

進見。無不相待以禮。予以體面。其所請有可從者。立予照

辦。再不遲疑。儻有不能行。亦必曲為開導。務令釋然。各國

洋人似尚信服。近日亦尚無以新法商辦之事。茲蒙

宸訓。飭自當慎益加慎。設法豫防。斷不敢緩急失宜。致啟事端而

失體統。以冀仰副

聖天子撫綏遠人之至意。

甲辰。江西巡撫劉坤一奏。臣於三月初一日。准軍機大臣

字寄。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總稅務司呈遞局外旁觀論。英國

使臣呈遞新議論略等因。欽此。臣詳閱稅司使臣所遞論議。照

會各件。因恐中國將來不能守法。以儆中國。或欲生事邀

利。亦未可知。我固須暫為羈縻。亦不可過於將就。誠如

聖諭。當急求所以自強。臣謹就管見所及外而交涉之權衡。內而

自治之要領。以及近而江西之規畫。遠而大局之措施。一

一為

皇上敬陳之。夫中外久經講好。彼此現尚相安。自當勿慢勿欺。不至自我開釁。惟謂京外各官。不肯與之往來。不知苟非公事。人臣義無私交。至於行教通商兩項。天下雖懷積憤。無甚異詞。然行教者每縱教民以干預公事。挾侮長官。甚至地方匪類。假冒招搖。而各教士輒出把持。使各州縣不得行其法。通商則或於洋船之後。搭民船數隻。或於民船之上。坐洋商數人。希圖偷漏稅釐。是在各地方官各監督委

員隨事與之析辯使不致逾範圍總理衙門亦應照會該
各國住京使臣嚴飭各處領事約束洋商毋得包攬希圖
壟斷各處教士教民務須一律安分以為通商不過耗
我之物產精華行教則足變我之人心風俗可否以查假
冒為名飭各教士將各教民造册送各該州縣得以按籍
而稽俾入教者有所忌憚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事自可
斟酌倣行輪車電機益令彼之聲息易通我之隘阻盡失
以中國之貿遷驛傳國無須此而地勢物力均所不能斷
不可從其所請各國使臣榮覲
天顏是否可行在

朝廷自有定奪。分遣使臣往駐各國。不得任其所指。以柱石重臣棄之絕域。令得挾以為質。然洋人之所以嘵嘵不已者。則以潮州之未能進城。已革提督田興恕之未至戍所。均奉

嚴旨分別飭催。此次潮州之事。有兩廣督臣瑞麟。兩淮運司丁日昌等極力調停。想不致於決裂。田興恕想亦不敢逗遛。致滋藉口。臣與田興恕共事有年。見其負性雖粗。而志在徇國。忠勇過人。將來能否保全矜釋。出自

聖恩。臣愚昧以為交涉之權衡者此也。自治不外用人理財。如稅司所指弊端。固未足為定論。不妨姑即其說。以圖補救之

於用兵以來文則流品太雜武則保舉更寬現在紛紛留
省歸標務宜察看人材必廉明方可付以民社必勇略方
可寄以干城不當專論資格至謂各官不應迴避本籍武
則尚可文則經理地方詞訟難保其於親友情面真能破
除立法之初原有精意臣以為不如仍舊為便又謂外省
臣工不能久於其任不知各省文武果能政績卓然即令
乞休無不慰留再四往往有奉職無狀或人地不宜不得
不速罷斥更代臣以為務在慎之於始夫取士實文治之
原練兵為武備之要該撫司謂士人讀書而不曉事駐防
祇知講架養馬綠營以老弱愚蠢充數僅得一職臣以為

士人之不曉事。正患不讀書。如果讀書。則通古今。識理亂。安有不曉事者。近來士人尚詞章而不務根柢。故雖出自科第。未必盡能幹濟時艱。其應如何變通舊章。力挽陋習。俾士人皆崇實學而達政體。以副

朝廷求才之盛心。伏乞

飭下禮部及各省學臣覈議施行。此次軍務。多用勇而少兵。人以為兵無用而置之。兵亦自以為無用而安之。現在髮逆既平。東南各省。勇則漸撤歸農。兵則尚議補額。若竟視為廢物。不惟徒費帑藏。將何以為不虞之備。伏乞

皇上嚴飭各將軍督撫查汰挑補。認真訓練。務期營伍一新。嗣後

如遇地方有警。勒捕叅用官兵。使之習於戰鬬。則膽氣日
壯。技藝亦精。未始不可以轉弱為強。該稅司謂宜改為每
省五千。京都一萬。未免過於單薄。應否量為裁減。使之餉
不虛糜。兵皆得力。伏乞
飭下兵戶兩部覈議施行。周世宗高平之役。大閱諸軍。精加訓練。
由是所向克捷。可知兵不貴多。丁糧為國計民生所係。我
朝輕傜薄賦。兵興十有餘年。度支雖極拮据。丁糧不加分毫。
是以糜爛雖寬。而民情安帖。以視前明添設練餉等項事
無實濟。而天下騷然。其得失無待智者而辨。該稅司請增
正供者非也。釐金之設。本屬病商。然百姓受十世樂利之

休為一身安全之計亦無不知向義急公是以釐金偏東
南而不聞有怨讟現在軍務雖鬆需用尚急祇宜裁減不
能盡撤該稅司欲停釐金者非也然不肖州縣於正供外
不免浮收而仍有拖欠不肖卡員於正釐外不免需索而
並有虧挪以及各關稅或該監督營私或任胥吏舞弊以
致日見短絀難免如該稅司所云誠宜極力句稽嚴予處
分果能實徵實解涓滴歸公又何至於憂貧富強之氣即
修攘之策臣愚以為自治要領者此也就江西東省論之
祇九江一口與洋人通商貿易利微交涉事少惟教民多
恃符滋訟臣督飭各管官審斷持平積案多已完結不至

因此起釁。惟江西鄱陽東西兩湖。號為澤國。吳城以上。雖多淺灘。而春夏水發之時。輪船可以駛至吉郡。鄱陽以下。如九江屬更當其衝。現議照長江設立水師。然船礮均非輪船之敵。且入口以後各處地面甚寬。臣按之圖籍訪之官紳。皆謂彭澤之小孤山湖口之大孤山兩處。實為江西門戶。如於該處築城架礮。輔以水陸重兵。足以扼其咽喉。輪船無自而入。臣擬於秋間閱兵之便。前往該處察看形勝。可否設法興修。不露猜嫌之跡。容與兵部侍郎臣彭玉麟酌量辦理。以資鎮鑰。在江西遍經兵燹之餘。地方彫敝。商販稀少。似為洋人所不急爭。然不可不豫為綢繆之計。

合計通省兵額一萬二千有奇。向不虛額欠餉。汰補均屬易爲。臣自當督同鎮將逐一整頓。務使戰守有資。決不如前恬嬉。致令廢弛。至於江西吏治。尚皆廉謹自持。無有苞苴惡習。臣復嚴察勤惰。以爲舉劾。諸守令等尚知奮興。丁糧經前撫臣沈葆楨改定新章。誠爲官民兩便。釐金本係督臣曾國藩所設。立法精詳。各委員無可染指。關稅以九江爲鉅。該監督俊達嚴行剔除。已見日有起色。然臣仍不敢謂各項絕無侵蝕。且恐日久弊生。惟督同各司道嚴行稽查。並力求撙節。各屬搶匪齋匪。現經分途緝拏。務期吏肅民安。兵精糧裕。臣愚以爲江西之規畫者此也。若夫通

籌大局。臣雖未悉沿海情形。然要大指不外造輪船。用閒識。扼衝要。固本根。蓋自擾攘之後人人習於用兵。洋人斷難登陸。與我爭鋒。祇恃輪船以為長技。夫輪船之奇巧。究係人力所能為。豈以中國之財力聰明。遂視為絕藝。現聞署兩江督臣李鴻章。購造數隻。頗有成效可觀。應令沿海各省及湖北省。無惜重貲購造。務盡其妙而奪所長。洋人多用漢奸。故我偶有舉動。彼必先知。若能不惜重利。以啖彼國之人。未始不為我用。果能隨時得其委曲。或可以圖功。況洋人各國合則見強。分則見弱。以彼種類各別。未必心力皆齊。臣前官廣東。潛察英法兩國。即有各不相下之

勢。則其餘可知。欲伐其交。莫如離間。是在神而明之。因勢而利導之。毋使覺而協謀。唐以回紇平吐蕃。我

朝以暹羅服緬甸。是以夷攻夷之術也。查閩浙山東均係濱海。而輪船不能入我腹地。惟廣東省城及江蘇之上海。與直隸之天津。實居衝要。不可不嚴行扼截。將來內患既平。良將精兵。若令盡撤。不惟可惜。亦屬可慮。似宜選派著名得力之軍。於廣東上海天津三處。各設重鎮。務足萬人。如兵大員統之。陽為安插。陰備非常。洋人即生猜疑。我亦有詞解說。若慮此項口糧無出。則將各省額設官兵。酌撤若干。此中多係老羸。有與無無關輕重。而餉項可以挹注。再於

閩浙山東以及荊襄等處。妥為布置。則更不能蹈我之瑕。京師為天下本根。禁旅不可弱虛。一旦事起倉卒。四方割據應援。儻有疏虞。諸形滯礙。似宜及此捻匪猖獗之時。托名防護。速將京營簡選驍健數萬人。另成一軍。厚給資糧。精練火器。庶幾隱若長城。緩急有恃無恐。臣愚以為大局之措施者此也。而臣竊有請者。我

皇上御極以來。東南以次底定。所慮憂勤偶懈。或至一簣功虧。今有洋人覬覦。適足為

九重之兢惕。伏願

皇上慎終如始。先期內地肅清。果得雲貴陝甘皖豫軍務速竣。則

洋人不敢生心。而我亦有餘力矣。夫物極必返。我極盡其懷柔。而彼多方刁難。動曰勉强。曲直有在。利鈍無常。自古棄信敗盟。以小陵大。卒至天怒人怨。以憤秉驕。臣未見不自取覆亡之悔者。而況泛舟重洋。深入重地。主客勞逸。勢自懸殊。但使京外臣工。知讐恥不可忘。和好不足恃。內則竭忠盡智。外則伺便審機。必謀出萬全。毋輕於一試。則無不可操勝算。臣以為英法各國。江海跳梁。畢竟無能為役。惟俄國與我土地接壤。侵肆蠶食之謀。偪近

陪京。陰懷狙伺之計。西北一帶。不可不申固邊防也。臣初任封圻。見聞淺陋。其於一切洋務。未能周知。今承

聖聞諄諄。不敢不直抒所見。

丁巳。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 硃批

命統兵西勦。所有與俄國使臣會立烏里雅蘇台所屬一帶邊界

事宜。相應請

旨另行簡派大員。以免臨期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麟興奏請另簡員與俄國立界等語。俄國使臣會

立烏里雅蘇台邊界事宜。著俟該使臣有前來會勘信息。再由

麟興等迅速奏聞。

戊午。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奏。 硃批 承准軍機大臣

密寄。同治五年三月十五日。奉

上諭。潮州交涉洋務事宜。著擇仕潮素得民心之前任廣東藩司
李福泰潮陽令冒澄派往潮郡。曲行曉諭紳民等因欽此。奴才先
經遴委候補參將吉瑞馳往潮州擇傳潮州得力紳士來
省面為勸導。熟商善法。以期得有把握。並於四月初一日。
據吉瑞帶同紳士王澤。林士駿。唐登瀛等到省。奴才連日接
見。開誠布公。剴切勸諭。分剖情理。曉示利害。各紳士幡然
領悟。情願回潮。傳諭民人安分守法。恪遵條約。妥商辦理。
奴才正擬酌派素得潮州民心之員。帶同各紳士。先行回潮。
宣布
朝廷德意。使之家喻戶曉。悉就範圍。適欽奉

諭旨。著派李福泰冒澄前往撫慰勸諭。現已密授機宜。切屬李福泰帶同冒澄定於四月十三日起程馳往潮郡。傳集紳民。再加撫慰勸諭。確查潮州政令。如有不便於民者。先行裁革。並採訪得力紳士。酌量收用。以順民情。李福泰前往潮州。久為潮州人愛戴。冒澄亦著循聲。誠皆素得民心之員。奴才前奏調署潮州鎮總兵卓興。威名素著。又委署潮州府知府華廷傑。明白諳練。亦俱熟悉潮屬民情。又與李福泰素相投洽。今令李福泰前往督率勸辦。將洋人入城各事宜。次第條理。公同商酌布置。可臻周密。一俟相度事機。籌策定議。即知會英國領事。訂期再進府城。按照條約接待

保護以昭大信其前議不開行店不設關卡不建教堂各款飭據查明係由惠潮嘉道張銑派有委員與領事等往返面議原以安順潮民之心並未立有憑據此時洋人雖有異言但各款應行應止總以條約內有無明文為準自可循照條約分別議辦以免爭執生端等欽奉

上諭先赴嘉應駐紮原欲傳諭潮郡紳士前來開導今已由省傳到紳士面加勸導事有端緒似毋庸再行往駐嘉應等仍當隨時體察如有必須親往潮郡之處擬即欽遵前奉

諭旨由省雇用輪船航海赴潮計期四五日可到潮州若往嘉應駐紮必須由東路水路遄行約期二十餘日始到遲速迥

别。至丁日昌所稱據圖防範一節。容俟丁日昌到粵後。芬
自當與之詳細講求。密商籌畫。務期中外長久相安。胥歸
靖謐。以仰副
聖主柔遠綏邇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奏酌派大員。先赴潮州曉諭紳民等語。現在
吉瑞馳往潮郡。擇傳潮紳到省開導。各紳士幡然領悟。著責令
認真勸導。丁日昌現已起程赴粵。著俟到粵後。妥商辦法。該署
督所奏仍遵前旨。航海赴潮。無須駐紮嘉應之處。並著體察情
形。隨時妥協辦理。
瑞麟又奏。據英國住汕頭領事堅佐治申陳。告假回國。將

領事交繙譯國威林署理。奴才查英國領事議進潮州府城一案。原係堅佐治經辦。俟應暫留一手辦結。今改以國威林署理領事。於進城事務。能否接辦。當即函詢住廣州領事羅伯遜查覆。旋據羅伯遜覆稱。堅佐治告假回國。難以暫留。至署領事國威林在潮多年。於地方情形及進城事宜。均極明晰。可以接辦定議等語。奴才細加訪察。尚屬實情。除飭知李福泰等於到潮州後。與國威林將進城事宜妥商辦結。並咨明總理衙門外。謹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瑞麟又奏。廣州紳士伍崇曜等借美國商人本銀三十二

萬兩。先經臣等與美國領事定議。專摺奏明。請俟英法兩

國賠款清償後。再過一月。每月在關稅撥銀八千兩。由戶

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覆。照准在案。今英法兩國

四成賠款將次扣完清結。復准部咨將四成扣款仍按結

提解部庫等因。此項原議俟英法二國扣收四成賠款清

償後。分期還給美國。即指望在此四成扣款內撥出歸還。

可昭大信。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按月撥還美國銀八千兩。即於戶部按結提解四成

銀內。照數撥出還給。以符原議而清款項。其餘銀兩。委員

解部交納。

御批。著照所議。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